

巡村马

□梁柏文

马伯随儿子来省城生活几年了,心里还老惦记间祖屋和几亩地。眼下孙子已上学,他又想回家了,无奈儿子一再挽留,说老爸老妈辛苦半辈子,该享福了,这儿就是你的家,还回村子干什么?

可马伯还是决定要回家,谁也拦不住。他想好了,要回村里做点事。前几天,马伯刚在“乡亲父老群”里得知,村里的三叔婆在家里去世好多天才被发现,三叔婆还不到60岁,女儿外嫁,儿子也在外打工,前些年老伴也走了,所以家里就她一个人。马伯对此感到很心痛。他想,要是发现及时,三叔婆也不至于这样吧!

回到村里第二天,马伯就精神奕奕地推着久违的自行车出门了,他已给车子上好油、充足气、换好新轮胎胆了,他打算穿街过巷,去村里跟那些留守老人们一一打个招呼,问声好,说以后有困难就来找他说一声,他会尽力帮忙的。

从此,马伯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,每天都要骑着车子在村里巡一遍,帮助留守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比如,联系村医看病检药,换灯泡、水龙头、煤气瓶……看到大家都安然无恙才回家,或下地干活去。

马伯被村里人热情地称为“巡村马”。老伴却不以为然,她担心马伯被累坏了,劝说他隔三差五去看看就可以了。谁知马伯不领情,脸一沉说:“谁知道哪天会有事?万一呢?”停了一会,又说:“就当是晨运吧。”

那天,马伯来到三婶家门外,听见她家小孙子在哭,却不见三婶往日坐在门口喂孙子的情景。门紧闭着,他喊了几声未应,顿感情况不妙,立即找人破门而入。果然,三婶因血压高晕倒在地……马伯立即将她送医院救治。医生说,幸亏送医及时,不然会酿成大祸。

那晚,马伯翻出家中存折来看。老伴疑惑地问:“你要干啥?”

“有留守老人反映,村道横巷高低不平,夜晚漆黑,容易跌倒。我想拿点钱修路。”

“这钱是我们防老的,我看谁敢动?”老伴斥责道。

“我动自己那份,总可以吧。”马伯也生气了。老伴没办法,摇头说:“你脑壳就那么大,还想戴顶大帽子?”马伯笑笑,不跟老伴计较,他真诚地说:“我只想做个头。”

大明之前外出打工多年,做过大老板,如今已回家创业。他赞助过村道改造,那套活动中心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设施也是他捐赠的。他似乎看出了马伯的心事,说:“马伯,您就安心养伤。我会替你去巡村的。”马伯听了,终于露出了笑容,他这匹“巡村马”也算后续有人了。

送别

□杨开

里放着白花花的鲜猪肉。韩勇见到小春,停下车打招呼:“小春哥,你这是返厂去呀。”

小春点点头:“你车上的猪肉往哪送呀?”韩勇和淑华原来曾和韩小春他们一起在上海打工。

“这是我的养殖场饲养的生猪,屠宰后卖鲜肉给县城的超市。赶时间,先走啦。你一路顺风。”韩勇说着,已开着车走了。

小春的母亲接过话:“那年,韩勇的父亲中了风,韩勇和淑华就从小海回来了。现在他爸生活已能自理,但韩勇他俩也没出去打工,他们在村里办了个养殖场,饲养生猪,猪场的生意听说还很好。”母亲眼神中似乎有些羡慕。

这些情况小春其实早就知道,春节期间他还专门去找韩勇聊天,听到不少新鲜词,比如“生态农业”“产业振兴”“技术农民”“创业贷款”等,韩勇当时就怂恿小春留在家里搞农村产业项目开发,说还能享受“政策补贴”。为此他想了好久。

“师傅,这趟车载客已满,要不请搭下一趟车吧。”一辆路过的班车靠路边停下,一位姑娘推开车窗朝韩小春说。

小春见母亲似乎松了口气,他转过身,看着母亲,母亲故意不看他,只望着远处车开过来的方向。一会儿,又一辆班车开了过来,母亲把塑料桶塞到小春手中,说:“车来了,快上车吧。”车在他们面前停下那一刻,小春明显看到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班车车门打开,韩小春背上硕大的行李包,手拿一只塑料桶,一脚踏上了车,又停下了车。他忽地退了下来,跟司机说了声:“不好意思,不坐了。”

“咋了,小春?”母亲一愣。

“妈,我先不上去上海了。我打电话和丽霞商量一下,我想自己在家贷款创业。”韩小春对母亲说。

母亲笑了,笑得像山坡上刚盛放的迎春花。

□易文建

心养病?我很内疚。不要说一套房,就算是送上我的命,也无法弥补我的过错。”

采香用手捂住他的嘴,说:“不要这样说。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。家里一切有我,你什么都不用担心,安心养病就可以了。”

阿十缓缓移开她的手,说:“我也想一直陪着你,但我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……我订的那套是电梯房,你以后年纪大了住得方便些。”

采香已轻声呜咽起来:“你难道不记得结婚的时候,你当着所有亲人的面,许诺要陪我到老?现在的医疗水平发展得这么快,也许再坚持个两三年,就会出现根治你这个病的药呢。你不应该放弃的……”

“嗯,我会努力坚持的。但这房子就这么定了。还有,明天你去跟领导再说说,把提前退休的报告撤回来,你这么优秀,领导肯定也不舍得你提前退的。如果我走了,你还有个事干着,也不会那么难过……”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采香不哭了,她翻了个身,说:“不说了,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,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,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化疗时,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,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商量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

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,说: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?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,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,咱俩就去,我的退休金加向了。妻子却不计前嫌,一直在守在他身边,日夜地照顾他,陪他去医院到处就诊。”

他愣住了,半晌才说: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,喝了那里的水,就能康复的话,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,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?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,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非要瞒着我?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,采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上,嘴对着丈夫的耳朵,降低音量说:“我不瞒着你,你会不同意吗?”

阿十叹了口气,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:“你不是说,今年年底你就够条件升正高了吗?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,你那么努力工作,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,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